

第十八回 施厚澤敕賜狀元 雪深冤本奏叛逆

詩曰：

喜得身榮顯，還思剪勢奸。

玉堂頻起草，金闕奏天顏。

話說神宗皇帝見群臣請封貴保，遂沉吟許久，對眾臣說道：「本朝二百年來，俱依洪武舊制，以春秋兩科場取士。今朕欲破格褒封貴保，又恐壞祖宗成規，貽天下後世譏誚。卿等之意若何？」首相張居正奏道：「科場取士，雖是國家舊規，但歷考前朝亦有格外之典加。唐明皇之於李白特賜翰林學士，臣看貴保之才不減李白，既為朕心所賞，又為廷臣所推，正當額外優封，以鼓勵天下讀書稽古之士，異日史臣載筆，應贊陛下為聖明之君。」神宗聞奏大喜，敕賜貴保狀元及第，授翰林院修撰之職。旨下，內侍奉過冠帶簪花，賜酒遊街三日。黃貴保舞蹈謝恩。朝退，各朝臣向貴保道喜，貴保謙謝一番。何維柏命家人送貴保到翰林公署，有長班投手本拜迎。貴保入到本衙，各長班一一拜叩。未幾何維柏又命家人送鋪蓋什物金銀到署，貴保拜受。

次早上朝叩謝聖恩後，即坐轎向閣臣拜候，次向六部三司及同館前輩一一拜候。即修書差長班到東昌李建中、劉承恩處問候、報喜。又差人帶書回家，報知母親，然後到羊肉街拜謝李建良。又叫朱能收拾行李輜重，到署居住，同享榮華。朱能與貴保日夕談心，諸事已畢。明日遊街牌寫著：欽賜狀元，原籍湖廣襄陽府，姓黃名貴保。父親黃世榮帶綢綾上京貿易，兩載未有音信。但有四方君子知其下落，到來報信，花紅重賞。

是晚將頭牌之字抄了數張，黏在歇客行之街道。是日黃世榮無事出街，看見報單，原是我兒子得欽賜狀元，明日在行門口等他相會。

是日貴保游到此處，一見父親連忙下轎，上前相會。朱能在旁上前叩見，在路不便細問，即同世榮回公館，將鐵威被害並欽賜狀元之事，一一盡說。世榮聞言，一悲一喜。悲的是女兒投江，喜的是兒子榮貴。又問朱能訟事若何，朱能把己身所歷，從頭細述。世榮聞言，十分嗟歎。貴保又問父親生意若何，因何到此。世榮曰：「為父出了山東，在旅店病了月餘，才得痊癒。復遇足痛，又逗留十餘日，是以遲至春初才得到京。寓在西城張家店，到了月餘，恰好貨物脫清。只因候賬未行，一日到各衙門打探朱賢姪可曾到京，恰好與吾兒相遇。」吩咐朱能，可到西城張家店與吾家人將存下之銀，並行李一總帶來公館安歇。

光陰似箭，轉眼又是秋闈。朱能考取武進士第三名，乃至殿試，朱能中了武狀元，上朝謝恩。出門拜客，寄書回家，又寄書往劉承恩，與李建中報喜。一日貴保到朱能署中議事，忽報兵部尚書何維柏回拜。朱能出門接入，貴保上前見禮。三人坐下飲茶。茶罷，朱能便講申冤之事。何維柏道：「我昨日已經將此事與張太師商量過了。」貴保便問張太師有何主意。維柏道：「太師說此事各位大人不宜動本，只宜朱大人先奏自己冤情，倘聖上怒不測，某與太師自有調停。朱大人即宜寫本，明早入奏。」朱能稱善，正欲留宴，維柏告辭。朱能相送出門而別。轉入後堂，再與貴保商議。貴保道：「張太師主意甚高，吾兄遵行無礙。縱有不測，可對得天下後世。」朱能遂留貴保過夜，燈下商量草本。到五更，一同上朝。神宗皇帝臨朝，各官朝奏已畢。朱能俯伏金階奏道：「微臣有冤本一道上瀆聖聰。」神宗道：「卿有何奏章，且平身站立。」朱能遵旨，內侍將本章呈上御案。神宗再三披覽道：「據卿所奏，冤情如果屬實，不獨胡豹父子國法難容，即該地方官亦應分別議處；倘誣告國戚擅奏大臣，卿家亦有不便。此事究竟詳細如何，卿宜據實詳奏。」朱能遂將此事一一從頭直奏，言詞剴切，聲淚欲進。

神宗聽罷，拍案歎道：「姦奸而致刺殺，斃證而辱平民。居官者以貪墨為心，恃勢者以淫虐自肆，功令奚在？國法奚存？該縣固屬可誅，該撫尤殊可殺。通省官吏只有一個何象峰守正不阿，胡豹如此橫行，目中豈有君長？即當召回質訊按律質辦。」張居正出班奏道：「臣聞鎮國公不特居卿肆作威福，且素蓄不臣之心。陛下宜早提防，毋使禍延滋蔓。神宗聞奏吃驚道：「此事卿何處得聞？若果如此便是國家大患了！卿若有所見聞，不妨直奏，朕斷不見罪。」張居正道：「此事問兵部何維柏及欽賜狀元黃貴保二人便知。」神宗便問二臣道：「二卿可把胡豹反跡據情直奏，如果得實，朕自有賞。」何維柏奏道：「鎮國公反跡，臣實未知，但臣弟何象峰現任襄陽府，有書到臣，言及其事。」神宗道：「書在何處？呈上朕觀。」維柏即在靴中取出此書呈上，神宗一看不住搖頭。貴保隨奏道：「鎮國公有一外甥唐玉龍在大雁山為寇，因往胡府祝壽，中途與人打架，臣父見他說出欲與胡豹父子合兵造反。況臣在家稔聞他私造軍器，陰養死士，據此數疑，反跡顯然，請萬歲定奪。」神宗聽罷便問群臣道：「卿等公論若何？」張居正奏道：「以臣愚見，宜命欽差齎旨一道召他父子回京，交大臣會審，按法治罪，不知聖心若何？」神宗聞奏，點頭道是。旁有胡豹相好大臣，都察院左都御史宋瓊出班奏道：「不可不可。」群臣大驚。不知他所奏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